



## 下一站

一、二、三……我數著，從此地乘捷運到家附近共經十三站，幾乎橫穿一整個台北。正排隊候車的我打算從頭數第二遍站點確認時，列車進站的指示燈亮了起來。為了讓我們這些疲憊的夜客打起精神，列車無形的足摩擦出有些悚然的尖叫聲，被裹挾而來一隧道的暗風穿透我的面頰。

車來了。

車廂內本就所剩不多的座位頃刻之間被求適的餓相佔據，我只好抓住橫懸的握把，額頭依靠在手背，安慰自己已踏上歸家的路途，儘管有十三站之遙，然怎也比荒漠上渴者與沙洲的距離要短，要輕鬆。

思索之時，車已鑽入沉鬱夜間的十點二十五分。

三月天的深夜未涼下來，我幾乎以同街頭刺亮橙燈亮起的步速踱到捷運站點，並再一次目睹藏在黑灰色裡的城市人類和我一起踏下台階。來到月台的時候，時間是十點二十分。

我是大可不必這樣計較鐘點的人，明天沒有早課，倘能淹死二十歲青春的一衾棉絮也定能易舉溺我在豆漿油條的早晨。可是那些人卻不可浪費舉錶的機會，他們已被「時間就是金錢」這句職場箴言良善地綁架。



##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時間也許兌換不了一頓安逸的早餐，但卻真的可以兌換報表上的幾十頁數據，嗎？我無法也無膽想象那根領帶在沙漠般職場煉獄之中如何不變成火舌，他們又如何頂著四五十攝氏度的炎熱訓斥走入永恆二十六攝氏度的便利超商，圖一份經微波爐「大火」加熱便當三十秒所能兌換的便利。這種想象存在，嗎？這樣的兌換方式存在，嗎？

此刻我與他們，藉由車廂裡跨越生活斷層後的陌生眼神，如潔癖一般互相問出這樣的疑問。

我不知道，但我覺得盯著那位手提晚餐的商務男士幾乎屍橫在座，猶黑鴉輕眠在移動便床上。於我是件趣事，也是件羨事，畢竟我沒有座位——甚而在車廂般的社會。

那些同樣沒有座位的西裝先生、女士卻比他顯得矜持，儘管皆敗露出亟待充電的樣子，那樣子讓我產生一種不自知且不必要的憐憫。我不懷好意地揣測他們的城府，對那個僥倖暫得行充者的憎惡。

可我們完全陌生，這樣的狐疑也是相當陌生而稚嫩得不可確信的經驗。

我們陌生到完全不曉得彼此在哪一站下車，可我認得終點站牌上無一例外地以床頭檯燈溫潤柔光塗抹出的「家」字。然後或早或晚像塊電量 0% 的電板死狀地躺下，厚簾子將刺亮街燈光擋在外頭，清涼



##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的夜氣在床榻附近下沉，好夢的電壓從鬆軟的枕內輸入大腦，成為我們次日衝鋒陷陣的電荷，或早或晚。

西裝革履之士或在上一站或在下一站陸續下車，真想在他們每人身上偷偷地裝上定位裝置，裝上讓我無比好奇的眼神，穿過不一的路線，走進不一的家門，便能跟蹤到他們不一的床、枕——木板抑或席夢思？海綿抑或羽絨？發現床、枕的品類原來與他們在哪一站上車哪一站下車有關。在上一站下車或在下一站下車，原來竟有如此大的差別。

於我而言，最大的差別是八個站點，還有八站才能下車——離公館（國立台灣大學）站便只有五站了。

「下一站：台大醫院站。」

多數已在北車站下車，因此在台大醫院站準備下車的乘客顯得有些稀少。車門打開，我好像聞到了藥水氣味，濃得讓人發慌。下車的乘客似乎都準備就緒，巨大白口罩上的雙眸閃爍著緊張兮兮的光，像X光射線，像主治醫師逼視病灶的眼神，又像盯著病榻旁儀器上顯示的紅線綠線而心驚肉跳的凝瞳。

人們似乎有意打扮成此站下車或上車乘客的樣子。

常說人生每個結點對應著一個站牌，而人生則是一趟不售返程票的列車，因為時間的緣故。而我相信這句話，嗎？



##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似乎確實是這樣的，出差的西裝先生女士、漂浪的旅人在台北車站下車，可憐的病人、尊貴的醫生、探病的家屬在台大醫院站下车，而我這樣的學生也將在住處離學校較近的「大坪林」站下车。

——一、二、三……如我歷數站點，在交織於台北這座城市地下幽暗的線路上清晰地指出哪一個站點是我的去向，哪一個站點又是我的來處。

「台大醫院」站便成了眼前這一對上車男女的來處，但多數人還沒有注意到這兩位有些「特別」的乘客。那隻躺在座位上的黑鴉似乎睡得更沉了一些，張著口幾乎要流口水。而他的同類儘管精力透支，可仍然滑動手機，屬於娛樂的時間終於大面積降臨到一天的末尾，對他們來說像是等了好久、好久的一場甘霖，他們發燒的領帶也被這浩瀚異世界的潮水泡軟而鬆垮下來。

如若不是這兩位「特別」的乘客，即便像我這樣目光得暇之人也不會刻意關注何許人在這一站上車。和多數人一樣，我在意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在意回家路途中下一盞街燈的招迎，而忘卻上一盞、這一盞的閃爍，之所以忘得這樣快，是因為家中床頭檯燈永恆光輝之照耀。

用「特別」去指涉這兩位乘客顯然是不仁的，一個是精神失常的男性病患而另一個則是與他有著親密關係的女性「受害者」，可在他



##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們身上，似乎所有「特別」、「殊異」的同義詞彙都帶上了歧視之色，好似所有人生都不願在此站上車。

「下一站下車嗎？」

「下一站下車嗎？」

「下一站下車嗎？」

……

那個和我一般大的男子不停地從嘴裡吐出這句話，響亮的聲音引起了所有人的側目。他的 X 型腿像交叉的兩把拐杖不斷向那車門旁的死角逼去，女子無處閃躲，而他整個身子似一張佝僂的網罩貼上瘦弱的她，男子的下體幾乎將要可怕的粘在矮女人的臀。矮女人輕輕地推開他後小聲地在他耳邊說著什麼，可那似有猥褻意圖的男子仍然呢喃著那句話「下一站下車嗎？」

女人卻神色安詳，讓我甚而有種靜穆的錯覺。

我和他們在下一站下車後，便又一起轉乘捷運新店線。車廂空，我們皆得座落，男子的情緒似乎也穩定了下來。我盡量管好我不懷惡意的目光，想要不再去侵犯他們的世界。可我又該死地望向「特殊」的乘客，在還摸不透他們二人的關係時，想要急切地猜出他們下車的站點。女子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不如情人的纏綿，目光撇開去不如夫妻



##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的眷慕。可女子肩頭卻赫然荷著他如孩子般玩累的倦容——這樣的幸福無可、亦無須分辨，我知道我已經很累了。

於是我靠著窗玻璃，望向窗外被夾藏在車皮與隧壁幾吋間呼嘯而過的風。目光卻時常對焦到映在窗上的我的臉、那對男女和車內幾件被忙碌壓出褶皺的白襯衫。我們在同一節車廂，可我們又好像不在——甚至我覺得我們根本不在同一條路線上。

車廂在如此慘白的燈光照射之下，有點像天堂裡一間不可告人的密室。又一隻黑鴉在這列車上醒來，他感到渾身燥熱，將西裝挽在手中，那件白襯衫有些刺眼，好像要搖變成神經病患的衣著，跟著一車中的白襯衫都在做電荷的吸引。在病服之間，母親像是要領著孩子去一所糾正「特殊」的大學、一個所謂正確的站點。而我，不知覺中被勒上一根無形的領帶，就快要窒息。

在台北十一點零五分的夜晚，再過不久黑暗即與明日兌換早晨。一切看起來都好真實，我們像要掏出不足為證的車票，秘密交換彼此下一站的站點。

但這些車票上，卻沒有「台大醫院」、沒有「公館」，也同樣不存在橫縱在台北捷運系統圖上的任何一個名字。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站牌，又如何在所謂的「下一站」下車呢？



##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佳作

這似乎難倒了我們，難倒了「人生猶列車過站」的喻者。深夜十一點二十分，我們不知所蹤。

而你，被生命帶錯站的孩子，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呢？時間不會在你足尖鋪下金黃的枕木。故而這是一輛沒有航向，更沒有「下一站」存在的列車。車廂裡，唯有西裝男女不停充電的生活，唯有不停浮現在我眼前你那瘦弱母親不事雕琢、不涉夢想的眼光所投出帶痛的安適。

可你還是害怕。害怕失去時間，害怕坐過站。所以你問：「下一站下車嗎？」

